

序言

劉
嶽

2005年中，正式參與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工作，第一項工作計劃是《香港影片大全》七十年代部分的資料搜集。資料館出版的書籍，向為香港電影研究者愛好者重視，我也如是。這些書散佈於家裡書櫃及「書堆」，每欲重閱，是須尋索一番才能找到的老朋友。唯獨幾冊《香港影片大全》整齊的並列一角，精裝挺立，那莊正恆遠的歷史價值，不討俏，不怕冷落遺忘，它們知道自已的位置，知道你會找到它們。

《香港影片大全》是香港電影研究的基石，首啟《大全》工作的余慕雲先生（1930-2006）於第一卷的〈序言〉說得簡明：「如果我們沒能掌握比較完整的、詳盡的香港影片目錄，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對香港電影進行深刻的了解和研究。」¹《大全》的資料搜集階段，無異於為基石找尋原料，有原料才能建造基石。承擔者走進原始混沌，摸索探尋，一木一石一沙，俱不輕視，收集堆砌修飾，由細節至體系，務求基石堅實可靠；研究者以《大全》為伴，走上研究之路，心裡踏實。《大全》幫助我們發掘題材，各樣研究既可求證於《大全》，研究的成果又可釐清修正《大全》，形成生生不息的生態環。

本來對七十年代香港電影沒有全面認識，這項工作在我面前展開一個疆域。前人編撰第一、二卷的困難，想是如何克服資料的散佚與匱乏，追尋線索，盡量以有限的資料展現當年電影事業的面貌。至五、六十年代，能留存下來的基本資料（如報紙、宣傳品及拷貝）雖然較多，但影片產量比前大增，搜集工作不見得可輕鬆下來。此外，港台兩地製作人往返密切，他們所攝製的是香港片還是台灣片？這又帶來了新的難題，建立七十年代的《大全》，這是須要小心處理的問題，卻也展現了新的風景。

在圖書館翻查報章，發現七十年代初大量台灣電影湧入香港，小部分由中影、台製等台灣公司製作，另有不少於當地取景，幕前幕後多為台灣影人，出品公司名稱卻總冠以「香港」二字。當時粵語片衰微，港製國語片經六十年代張徹彩色武俠世紀的高潮，未見新突破，反而此類「台灣片」頻頻在港上映，

1970~1974

多為時裝文藝、喜劇、歌唱，以及武俠、神怪等片種。當時我們決定先把這批影片作港產片般處理，照樣複印報刊廣告、報道及評論文章，並為每片獨立設檔。

待基本搜集工作完畢，便要為這大批影片驗明身份。在查閱台灣影史，並參考電檢處紀錄、自由總會及公司註冊處的名目後，證明很多公司確於香港註冊，以港片身份在港送檢。原來當年香港公司往台灣拍片，入口菲林享有押稅優惠，台灣製片人於是加以利用，來港設立公司，以香港公司的名義在台拍片，拍畢送回香港沖印剪接，不但可避過嚴苛的台灣電檢規條，在港處理海外版權亦比較自由。² 經研究和編輯兩組商討，我們決定將此類影片一併收入《大全》。本卷中，數年前的片目初稿僅收五百餘部影片，編寫完成卻增至近千部，就是因為加入了這類台灣影人在港註冊公司所拍的影片（當中也有不少是香港影人往台拍攝的影片）。歷史不可能完整展現，追求完整卻是恆久的目標，不容懈弛。我們不怕數量龐大，只怕有一部遺漏，而當天那看來浪費時間的決定，免卻了日後重新翻查報刊的心力，這也是學習經驗。

電影是影像作品，影像資料可說是《大全》最重要的「原料」。以往編撰《大全》的影像資料來源，除了盡量搜羅本地發行的影帶、影碟和電視台的放映版本，主要為館藏拷貝，而拷貝捐贈往往可遇而不可求，並時有缺本及損毀的情況。七十年代的影像資料的來源便較廣闊，除拷貝及邵氏、嘉禾等公司發行的影碟外，海外發行的影碟也是我們搜尋的目標，這也使人領會香港電影在國際上的特色，以及這個年代影像空間的無限擴張。

六十年代中後期港台武俠功夫片興起，逐漸成為歐美小眾熱捧的片種。需求甚殷，一時間卻也弄得濫拍成風，其中一些純為海外市場拍攝的，更根本不曾在港台公映。多年來，大量七十年代影片在本地遍尋不獲，反而因拷貝流落海外，隨著香港電影聲譽日隆，不斷以影帶影碟形式留存下來。例如從中我們得見第一公司於六十年代末期轉戰台灣後的許多影片，有助於研究功夫動作電影和王羽、陳星、丁善璽等人。再者，當年本地公司包括邵氏和嘉禾，與歐美片商合作拍片，嘗試結合各自擅長的元素，效果混雜卻具奇趣，此類製作大多只在歐美發行影碟。而包括岳楓、王天林、潘壘、午馬等人執導的電影及許多冷僻之作，也都可在海外找到。這些影碟配上外語，部分經歷刪剪甚至增補，須對照文字資料推敲，有些則比本地發行的版本更為完整，並附加訪問評介。於是，搜尋海外影碟，成為此卷《大全》的一項基本工作，並藉此擴充了館藏的影像資

序言

料。這同時是搶救，當新的軟件模式不斷出現，未必所有影片都會再以新的模式重現。

近年內地互聯網上載的影像無奇不有，連從未發行的電影都可看到，功夫武打固然大量供應，七十年代的港台文藝愛情片亦不罕見。此外，外國出版的書籍、網上所載的劇情和評論，也不可忽視。這些容或與我們觀點有異，且多從影迷角度討論，但他們能看到的七十年代港片比我們要多，某些影片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看到，盡量掌握各方面的資料，總會有助研究。互聯網時代提供了許多資料、影像，《大全》的資料搜集工作也不能固步自封，須擅於利用新的工具，探索新的源頭。新媒體日益發達，我們希望未來會有許多目前看不到的電影及記述出現於各種載體。但電影的真身到底是菲林，如何在本地及海外搜羅拷貝，修復電影，依然是要務。

資料搜集的工作需要細密的心思、組織力和持恆認真的態度。長年累月觀看縮微菲林，報刊書本反覆檢閱比照，雖然是死功夫，卻也是受用不盡的硬功夫。我很榮幸參與《大全》工作，搜集、撰稿及編輯同事，多默默耕耘，不事張揚，幾年的專注苦勞，亦不外平常事。電影文化工作除須具一定學識，胸襟、勤奮皆不可缺。個人認為，《大全》的工作是訓練研究者基本功和德性的課室，而德性乃治學精神所繫所養。

進入現代化及繁榮的七十年代，所謂的「港產片」逐漸成形，外貌、氣質、思想，都與往日多有不同，有傳統衰落流失，有新意湧現生長，觀者悲喜交集。光說1970至1974年，就有邵氏和嘉禾的競爭，左派公司的消沉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獨立公司，港台製作的交流關係，片商開拓唐人街以外的歐美市場，以及與歐美片商合拍電影。七十年代文藝片衰落，武俠和功夫類型迭起，情色片出現，喜劇勃興（喜劇終與動作片發展為往後三十年的主流），電視技巧移植，西化新派的人才和意念融入創作和製作，開啟生機勃勃的八十年代港產片工業。導演中歷練老將如李翰祥、楚原、張徹、程剛、羅維，繼續在片

1970~1974

場和重複的題材中翻雲覆雨；偏鋒特立者如胡金銓、龍剛、唐書璇，作品主題和實驗突破港片陳規，超越時代和地域，直探現實世界的政治和人性；丁善璽、張森、郭南宏、鄭昌和、羅馬等是類型電影的中堅，在俗套中展示實力，維持工業的穩定發展；新銳吳思遠、桂治洪、呂奇、何藩、午馬、許冠文等初試啼聲，為急需變化的主流注入新意，開拓潮流和個人風格，八、九十年代港產片的一些重要元素開始發芽，部分人的創作和影響力更延續至今。凡此種種，某些已作專題研究，許多還沒有想到做到，期望將來能有有系統的七十年代香港電影研究開展，還其一明朗的圖像。

書櫃將增添新一卷《大全》，與前六卷整齊的並列一角，不討俏，不怕冷落遺忘，它知道自己的位置，知道我會找到它。閒時細意端詳，臨急粗魯翻揭，我總不會任其荒廢。

註釋

1. 見余慕雲：〈序言〉，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（1913-1941），香港，香港電影資料館，1997，頁 x。
2. 見黃仁：〈1970年代在台灣製片的香港電影界〉，《通訊》第51期，香港，香港電影資料館，2010年2月，頁 13及〈1970年代遊走台港兩地的台灣影人〉，《通訊》第52期，2010年5月，頁9。